

魔 群

● [日] 松本清张 著
● 金 中 译
● 湖南文艺出版社



第一章

1

一过下午二时，从窗户外射进来的光线渐趋昏暗。

医院此刻处于闲散状态，比较忙碌的时间是上午的两个小时。现在内科诊察室里谈笑风生。医生们和护士们正在打情骂俏，开玩笑。

户谷信一想道：近来这医院更加萧条了。三年以前，这医院兴旺发达。自从父亲的弟子优秀的内科主任辞职后，医院的情况一落千丈。一年前，医术高明的外科主任也辞职了，患者越来越少。目前每况愈下，赤字一月比一月多。

医院萧条，经营出现赤字，院长户谷信一却不以为然，他有弥补赤字的才智。他对医院兴旺与否满不在乎也无意和其他医院竞争。

这医院是亡父户谷信宽创立的。信一虽继承父业，但早已失去当医生的热情。他身为院长，既不热心为患者治病，也不认真专心经营。

院长是个体面差使。目前医院虽然亏本，但总有几成收入可以相抵。不管他心里作何考虑，表面上还是受人尊敬的。他相信人们对他的尊敬至少超过土木建筑包工头。三十二岁的户

谷信一确实感到当院长的实惠。

户谷信一在院长室里翻阅古董商古龙轩留下的目录。附近的一个旧华族^①正在出卖他收藏的古董。信一想买他的古九谷的大盘。问古龙轩老板开价多少，回答说一百五十万元以下是买不到手的。

现在还没有见到实物，据说这只大盘相当名贵。所谓旧华族是王侯，上代曾当过贵族院议员，是位著名的古艺术品收藏家。

古董商们争相购买王侯名贵的古董，还在自己买主面前表功。为争夺这些古董的前哨战已拉开了序幕。古龙轩的老板露出齜牙向户谷信一讨好：我一定想法争取把这件珍品卖给先生，如此珍品如果不落到真正的买主手里，那珍品本身也会哭泣的。

户谷信一想：这些话多半是古董商耍嘴皮子，不过他确是动了心，他真想再买一只形状不同古九谷盘子。

户谷信一从学生时代开始对古董发生浓厚的兴趣。人们说这和他的性格不符，他自己想想也感到莫名其妙。其中原因之一，父亲信宽在古董商的劝诱下收藏了一些古董。父亲信宽在大正末年至昭和初年以T大学为根据地，创立了“户谷医院”。

户谷信一在二楼十二铺席^②的房间里放置了四排玻璃橱，专门陈列收藏品，其中以壶、盘子为主。

陈列室的榻榻米上铺着镶有茶绿色边的薄席子。它的一端铺着红色地毯，生着茶炉，炉子上坐着茶锅^③，用竹柱隔开的

① 华族——有爵位的人及其家属，第二次大战后已取消。

② 日本的房间按铺席计算面积，一铺席约等于1.85平方米。

③ 茶炉和茶锅是日本人品茶的工具，以示主人的风雅。

墙上挂着一幅水墨山水画。这屋子中的摆设令人产生一种错觉，仿佛这儿是美术馆的一室或古董店的特别陈列室。每逢有人参观，户谷信一必定以茶道的礼仪款待。

医院的经营尽管连连亏损，户谷信一决不把收藏的珍品撒手。因为一，他非常喜爱古董；二，这也是他的资本。

虽说是资本，却不能拿去换钱。他吹嘘他收藏着价值一亿元的古董。尽管医院的经营赤字累累，他也不能将它们卖掉。

这些收藏品的资本有另外一种“意义”，那就是让愿意上钩的女人闻到高贵的气氛。

有人轻轻敲门。他不吭声，即刻有一个白衣的影子悄悄地闪进来。从敲门的声音，他听出是护士长寺岛丰子。这个女人经常蹑着脚不出一点声音跑进来。

“风见商会来讨帐了。”

寺岛瘦削的手指上夹着四五张纸片递到户谷眼前。

“这个月是七万二千四百元，经核对帐目没错。这儿盖着药剂师北泽先生的印章。”寺岛丰沙哑着嗓门，说道。“以前欠他二十一万五千元，加起来一共是二十八万七千四百元。风见商会要求还他们一半金额，他们想见您，什么时间合适？”

户谷信一用手指头抓起帐单，都不看一眼，便仍进文件筐里。

“你用电话通知，以后另约时间。”户谷没瞧护士长一眼，说道。不用看，他能猜得出寺岛丰子的模样：她才四十岁，脸上竟布满了又深又细的皱纹，眼睛往里凹，早已失去了女性的魅力。

“上次您也是这样说的，以后就忘了。这回儿您明确地说

个准日子，好让他们来见您。”

寺岛说话丝毫也不胆怯，这倒不是出于护士长的威严。这女人是父亲信宽六十一岁时纳的妾。原先她当护士，信宽命她归自己专用，以后便染指，将她弄到手。这是十年前的事。父亲四年前去世，寺岛一直没离开这医院里。

“所以我说以后再通知他嘛。”户谷忿忿地说。他的视线移到古龙轩的目录上，眼角上只见她的白衣在晃动。

寺岛默默地伫立在那里。户谷信一虽是院长，见了她，总有一种说不出压迫感。他早想把这个女人从医院里赶出去，但此刻还说不出口。寺岛丰朝他手中的古董目录瞟了一眼。

“您再不打算还帐，风见商会恐怕不再把药品赊给我们了。”寺岛应付公事似地说了一声，这才从他的办公桌旁离去，还像刚才来时那样，听不到一丁点脚步声。

户谷恶狠狠地瞅了她一眼，只见她那削肩膀的白衣后影消失在门外。

寺岛以前也是他的女人。他从这个女人身上第一次尝到果实的甜味。父亲在世时，他早和寺岛发生关系。这是六年前的事了。他偷偷地掠夺父亲的侍妾。每晚都跑到她屋子里鬼混。

父亲死后，他和寺岛继续保持两年的关系。现在已经不来往了。寺岛也表面上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。但信一了解在寺岛瘦削的身上仍然燃烧着情意。然而，此刻他和众多的女人来往，对寺岛的感情早淡漠了。

这是个危险的女人！

然而，户谷信一没法将她撵出去。他从这个比他年长的女人身上学会了男女之间的房事，从那以后，他总受到一种难以名状的压迫感。她好像是个离了婚回娘家住的与自己心情不合

的姐姐。

户谷心里寻思：药品店来人讨帐，根本不予理睬。当前最主要的是如何筹划一百五十万元，把古九谷的盘子弄到手。

首先浮现在他脑海的是藤岛千濑。一星期以前，他已经问她要了一百万元。此刻再让她出一百五十万元，恐怕不行。不过，一个月以后，他打算从她身上再诈取五百万元。为了眼前的一百五十万元，把快要到手的五百万元吹了，那太不合算了。

横武辰子怎么样？这女人近来好像挺拮据。假如她的丈夫死了另当别论，单靠她自己张罗那是办不到的。现在马上让她出一百五十万元恐怕也有困难，最多能出五十万元。

户谷想起了楨村隆子。她开着一家第一流的时装店，生意兴隆，钱多得没数。据介绍人下见泽作雄说，她的财产至少一亿元。遗憾的是，马上派不来用场。

户谷又想起了下见泽作雄，此人很奇怪，他虽有律师的头衔，却根本吃不开。但他具有一种特殊的才能，能发现有钱女人，并想方设法介绍给户谷信一。

下见泽本人则缺乏与女人周旋的才干。

户谷信一决定打一个电话给楨村隆子。他和隆子才见过三次面。第一次在她生意兴隆的时装店里。另外两次都在餐馆里吃饭。

楨村隆子，二十七岁，才和丈夫离婚。丈夫另有新欢，她提出诉讼，脱离了丈夫。她具有独立自主的生活能力。时装店发展到如此规模，靠的是她卓越的经营才干。她还想创立一所缝纫学院。

户谷对没有钱的女人感觉不到魅力。不管她长得多美，没有经济实力的女人如同虫豸一样毫无价值。暂时拈花惹草的对象，如舞女，酒吧女郎另当别论，凡是作为情人对待的女性，毫无例外都需要腰缠万贯。

当前他最感兴趣的是楨村隆子。能把她弄到手，那么经济上就没有困难了。迄今为止，他在把女人弄到手的同时也将她们的钱挖出来以弥补医院的赤字。

楨村隆子长得真美。她的脸容表现女性的刚强。在第三次共进晚餐时，户谷信一稍施计策试探了一下，结果被非常冷淡地拒绝了。可是并不是一点希望也没有。本来他打算沉住气慢慢地跟她打交道，可是从楨村隆子庄重的脸容以及作为她后盾的资产，他感到决不是可以轻易得逞的。正因为这美貌的女人和她雄厚的资产才引起了他的欲望。

户谷拿起桌上的电话，不需要医院的总机，直接拨了号码。

“这儿是提洛尔洋服店。”女店员应接道。

“楨村小姐在吗？请告诉她我是户谷信一。”

“请等一下。”女店员说。不多一会儿，话筒里传出清脆的声音。

“喂，喂，我是楨村。”

“我是户谷。”

“哟——原来是先生。”隆子娇滴滴地说，“上一次太失礼了，真对不起。”

“今天天气真好啊！”户谷信一眺望着窗外，说道。

① 提洛尔——奥地利的州名，著名的旅游胜地。

“真是个好天气。”隆子答道。

“怎么样？能不能出去玩一玩？太忙了，会搞坏身子的。去打打高尔夫球，有兴趣吗？”

“我明白了。不过……”隆子含笑道，“看来目前还腾不出空来。店里的事情忙得我精疲力尽。”

“所以我建议您去打高尔夫球。有时间的话，只要一天工夫，我包教会您了。”

“谢谢。”隆子简短地表示感谢，没把话说下去。

“我说的是真话。你这样拼命地干会把身体搞垮的。人，身体是最大的资本。打打高尔夫球对身体有好处。怎样样？明天我开车去接您，到箱根一带兜兜风，当天回来，保证你精神爽快。”

其实，户谷并不会打高尔夫球。到了高尔夫球场，到处有熟人。说教隆子打高尔夫球，那只是一个借口，目的在于把隆子引出来。这是他的计策。

“谢谢您了。我实在去不了，对不起。”榎村隆子回绝了。

“我是为您好，决不会有越轨的行动。我也是绅士嘛，请相信我。当天回来，我们到箱根玩一玩，可以吗？明天我开车去您店里迎接您。”

“这可叫我为难了。”隆子加强了语气说道，“您即使来接我，我也去不了哇。请不要这样……”

“您倘若不方便的话，不去也可以嘛。总而言之，我开车去，明天上午十一时，行吗？”

户谷把要说的话都说完，挂断了电话。他抽着烟，凝望冉冉上升的白烟，盘算着明天的“赌博”。

看来，横村隆子明天不会坐他的汽车出去兜风。不，也许会去。她上了车，这就是胜利的第一步。不上车也没有关系。总之，这种方法今后得反复进行，不能指望马上成功。只有耐住性子不断地向她进攻。迄今为止，他从来没有在女人身上失败过。

香烟的白烟在阳光下冉冉上升。

刚挂上电话，电话铃响了。好像等待他一挂断，立刻打进来的。

“是横武太太的电话。”接钱员快嘴快舌地说。户谷信一想起来了：对啊！今夜是和横武辰子相会的日子。

“是先生吗？……是我呀，”横武辰子急匆匆地说。

“您好！”户谷一本正经地答道。他意识到接线员在偷听他们的对话。

“八点钟我去您那儿，可以吗？”横武辰子问道。这是他们之间的暗号，即使让接线员偷听去也没有关系。

“可以嘛。”

“那么就这样吧！”

电话挂断了。他们之间的联络，仅两句话就足够了。

他看了一下表，时间还很充裕。正好，在这以前他有别的事要办。

“米田君！”

户谷通过对讲电话招呼护士。

“是。”回答的是一个年轻姑娘的声音。

“请拿点菲那雪丁来！”

“明白了。”

菲那雪丁是一种镇痛解热的治感冒的药。

米田是在药房里帮助工作的年轻护士，拿着三个小纸包进来了。每包装着零点五克的白药面。

“是非那雪丁吗？没错吗？”户谷叮问道。

“是的。是非那雪丁。”护士答道。

他问的目的是让护士记住这药品的名字。这是每次接过这药面时的习惯，为的是将来发生问题时有话可以辩解。

护士的身后闪进来一个人影。那是护士长寺岛丰。这女人一贯蹶着脚走路，不出声响。

户谷不由地一怔，来不及把药面放进口袋。寺岛丰朝放在桌上的药包膘了一眼。

“您出门吗？”寺岛丰把视线落到户谷信一身上，沙哑着嗓门问道。当他要出门时，这女人像他的老婆似地早已预料到了。

“是，有什么事吗？”

“风见商会又来电话了，问什么时候付给他们钱？”

撒谎！——户谷信一想道。寺岛丰找了个借口来探听动静。他想训她一顿，又忍住了。

“告诉他们，以后打电话去。”

户谷信一从寺岛丰面前穿过，出了房间。

他从车库里开车来到街上。口袋里袋着药，那是感冒药。而横武辰子却相信是毒药。她每次脸孔刷刷白从户谷手里接过这药。

横武辰子是升大家具店的老板娘。她相信户谷信一给她的药能毒死她丈夫。每天少量地给他服用此药，以后看不出中毒的症状就杀死他了。

横武辰子每次接过药时精神异常兴奋，户谷信一看在眼里，心里乐滋滋的。他握住方向盘，脑海中描绘那女人站在他跟前时的紧张而可怕的面相。朝约定地点驶去。街上刮着大风，汽车拥挤得很。

“请赏光！”女佣在厢房里侧应道。格子门打开了。

户谷信一闪身进去。换鞋处为他准备了一双拖鞋。他在脱鞋的工夫，女佣把格子门关上了。

拉开隔扇，横武辰子整齐地穿着和服，脸孔朝里坐着。户谷信一比约定时间晚一小时来到。

桌子上的茶碗见了底。户谷察觉到横武辰子是按时来的。

“来晚了，对不起。”说着，户谷脱掉了上衣。

横武辰子坐着一动不动。这女人经常这样。男人来到了，不马上站起来。这倒并不是表示她的冷淡，而是抑制着感情。

女人有各种各样类型。有的一见男人来到，心花怒放，赶忙站起身来迎过去。也有像横武辰子那样举止稳重的女人。因为横武辰子毕竟是有夫之妇，再说也不年轻了。

户谷脱掉了上衣，辰子才在座垫上抱起膝头，站起身来。她穿着一身土里土气的较为朴素和服。

“您怎么啦？”横武辰子抬头瞧了户谷一眼，温柔地一笑。从她的表情里看得出她等得不耐烦了。

“街上车太多了。”户谷把上衣交给她，解释道。

“我想也可能是这样。我等了您将近一小时。”

“对不起。”

“您很忙吗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辰子打开衣橱，替他挂上上衣。横武辰子每次和户谷幽会时，总是一本正经地穿着和服。平时她爱打扮，但到了这幽会的场所，她反而故意穿得朴素些。那衣带也跟和服相配，土里土气。

“把衬衣也脱了吧！”

辰子在户谷的身后搭腔。屋子里电风扇送着阵阵清风。

“待会儿吧！”

户谷一只手伸进衬衣的胸袋，改换一下站的姿势，搂住她的肩膀。辰子一只手支在墙上，抬起头，紧闭眼睛。她的嘴唇冰冰凉。

“给！”

户谷撒开辰子，从口袋里掏出白色的药包放在手掌上。

横武辰子朝药包膘了一眼，立刻转过脸去。

“待会儿给我也不晚，”辰子压低声音说道。她预测到这药包将会给她带来的命运，故意拖延不决，似乎这样会减轻自己的罪恶感。半小时或一小时也罢，总之多拖延一分钟，自己的良心少受一分钟的谴责。

她是个愚蠢而浅薄的女人。她不可能从企图毒死自己丈夫的连续行为的意识中解放出来。她每天每日眼看着丈夫日益衰弱，总认为这是药包中的白色的药面在起作用。

每次接过“毒药”她的心激起新的兴奋。这刺激不断地在她身上起作用。一小时以后，她将接过这“白色的毒药”，到那时，她的心准比此刻更加激动。

户谷并不讨厌辰子的这种心情，因为她的情绪立刻在行动中表现出来。她说“待会儿也不晚”时，转过背去不敢正视户

谷。户谷从她的眼神中早发现了她的兴奋心情。

两人一起洗了澡。

横武辰子的身子油光发亮，充满青春的活力，看不出她已三十二岁。她的脸容和身子，以头颈为界似乎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东西。她的身子比脸容年轻多了。在浴室潮湿的气氛下，她的皮肤像披上一层薄纱透着光亮。

她的丈夫是个长期病号。户谷曾给他诊察过。那自然是在两人发生关系之前。他的病不及时医治，绝不会康复，但也没有必要让他服毒。妻子辰子让他服用慢性毒药，只是在自己精神上起些作用。

由于丈夫长期患病；夫妇间的性关系早已停滞了。

横武辰子歪斜着嘴唇，连眼睛的颜色都变了。枕头旁晦暗的灯光在她的脸上投下了阴影。

“给我水！”户谷在房事的疲劳后，喊道。

“是。”

横武辰子趴在被窝里，伸手拿过水杯喝了一口含在嘴里送到户谷的嘴唇上。户谷的喉咙“咕嘟”一声，咽了下去。

“还要吗？”

“啊——”

户谷用手擦了擦嘴。他让辰子点燃一支烟，烟冉冉地升到天棚上。

“最近买卖怎么样？”户谷让辰子的头枕在自己臂膀上，问道。

“嗯。凑合吧！”辰子小声地答道。

户谷沉默了。香烟的火头在黑暗中一亮一灭。

“喂——”辰子开腔了，“您在想什么呀？”

户谷正等待她的这句话，但不立即作答。辰子并起她那纤细的手指轻轻地抚摸户谷的胸膛。

“我对你说……”沉默了好大一会儿，户谷才开腔，“能不能给我筹措一百万元钱？”这下，横武辰子沉默了。

户谷心里明白。辰子的沉默表示她正在考虑店里的销售情况。三个月以前，户谷已经问她要过八十万元。此刻他已记不得这笔钱是怎么花掉的。

辰子的丈夫躺在病床上，却把小保险箱放在他的枕头旁。银行的存折、股票、不动产证件都放在小保险箱里，辰子从中拿出八十万元，那是费尽心思的。迄今为止，户谷前后已向她索取将近五百万元。

现在她没有考虑过去户谷是怎样把钱花掉的，而是他就已提出要一百万元，如何想办法筹措。

横武辰子把头枕在户谷的胳膊上，在黑暗中绞尽脑汁。她已经被户谷套上了圈套。户谷有求于她时，她从来不敢拒绝他。

“这钱做什么用？”辰子声音微弱地问道，这是答应户谷要求的口吻。

“医院的赤字简直是火烧眉毛。”他叹了一口气。

“难道搞得如此糟糕吗？”横武辰子担忧地问道。

“是我自己没有本事。照实说，我不应该继承父业。”父亲是位著名的医师。户谷的感叹证明自己望尘莫及。

“是你的运气不好。”她同情他，“可是，这医院这样搞下去可不行啊！我总是暗暗祈祷您的事业兴旺发达。”

“可是医院的买卖总也上不去啊！”户谷又深深地叹了口气

气。

“我老是这样缠着你，是不是妨碍了您的工作？”横武辰子内疚地说。

“那不是。是我自己没本事。”

“您这种想法可不行。您要振作起来把医院整顿一番。”

户谷指望横武辰子多少拿点钱出来。他虽开口要一百万元，看来立刻办不到，有八十万元也就不错了。

“一百万元，我可马上拿不出来。”辰子说道。下一句话，却出乎户谷意料之外。

“给您一半怎么样？即使五十万元，一下子从家里拿出这么些钱也够呛。”

户谷没有拒绝。反正是白拿，能拿到五十万元也没有亏吃。

“真对不住你了。”户谷假惺惺地说。

“别这么说，是我对不住您。……可是我家那口子把保险箱看管得紧紧的，一点也不放松。”

她的丈夫大约有一亿元财产。丈夫一死，这笔财产归她所有。

然而，户谷不会那么愚蠢，把真的毒药给她丈夫服用。他考虑一旦败露，自己得去坐班房，在这一点上，他比较胆小。

他把假毒药交给辰子为的是折磨这个拥有一亿元财产的老板娘，在她脑海中灌输毒杀丈夫的意识让她苦恼，趁机让她多少拿出点钱来就满足了。

此外，对藤岛千濑也是如此。她拥有近三亿元财产。丈夫是个老人，这份家业是藤岛千濑发展起来的。让她出五十万元或一百万元，决不会象横武辰子那样感到为难。她之所以迟迟

不肯拿出钱来，是因为她自身的吝啬。

横武辰子是设法掠取丈夫的钱。而藤岛千濑花的是自己的钱。户谷信一已从藤岛千濑身上诈取了将近一千万元。迄今为止，支撑着行将破产的医院，那是藤岛千濑的功劳。

说得极端些，户谷只要向藤岛千濑献献殷勤就可以了。藤岛千濑即使皱着眉头也会痛痛快快地把钱给他。可是接受这钱时，不像问横武辰子要钱时，心里暗暗地感到愉悦。

“我说……”户谷对默不作声的辰子说，“五十万元有困难的话，那就算了。我问你要的钱已经不少了。”

“不，没事儿。”她转过脸来安慰户谷道，“这钱您又不是拿去玩，为了医院，我一定会想办法的。”

这时，横武辰子眼前浮现出户谷交给她的白色毒药的影子。她的呼吸紊乱，嘴贴住户谷的鼻子。户谷依稀地闻到她的口臭。

此刻或许是横武辰子最快乐时刻，她正在考虑丈夫死后如何处理这一大笔财产。她相信这白色粉末的效果，做梦也没想到原来这是治感冒的普通药。

“你家先生近来怎样了？”户谷随嘴问道，只见她的嘴唇翕动了一下。“越来越瘦了。”她说话的声音很小，杀人的意识和成功的欢喜，却同时在她心中翻腾。

第二天星期六。

十时半户谷信一脱掉白大褂，换上西服上衣下到车库里。星期六也罢，星期天也罢，和他的工作都不相干。

当他把汽车开到医院门口，他瞥见寺岛丰站在正房里首。她的脸冲着他。因为相隔太远，看不清她的表情。

户谷启动引擎，车开始行驶了，在途中他加足了汽油，因为说不定还去箱根，得事先作好充分准备。

户谷停好车，向洋服店走去。榎村隆子的店铺面没有什么华丽的装饰。她不需要用橱窗招揽客人。她的顾客尽是有钱阶级。店里有二十来个徒弟干活。

户谷信一推开店门，迎上前来的是那位接货的女徒弟。

“先生呢^①？”户谷问道，“请您告诉她，户谷来了。”那女徒弟不动声色，向他微微一鞠躬。

“对不起，今天先生有事儿，不能和您一块儿去了。”

“她不在家吗？”

户谷赶紧朝眼前关着的房门瞅了一眼。

“是的。今天她出去了。说户谷先生来了让我向您转告，真对不起。”

户谷对她的这种做法莫明其妙地燃起了斗志。

2

户谷驾着空汽车扫兴地回来。

虽然榎村隆子让他吃了个闭门羹，但他丝毫不泄气。心里想：反正这女人早晚会落到自己手里。大白天闲着，该找个去处遣遣。他的脑海里浮现出藤岛千濂的面影。可是，白天找女人玩，没劲儿。汽车穿过银座，他忽然想起得见一见下见泽作雄。但是拿不准这时刻他是不是在家呢？

他发现路旁的公用电话亭，下车打电话。

① 这儿指的是榎村隆子。